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陆上五国汉语教育及师资现状分析

祝带君

思安思源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汉语国际传播的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提升中国形象的关键性因素。本文通过对东南亚陆上五国汉语教育现状和师资现状进行梳理,发现五国师资存在教师数量不足、师资水平偏低以及外籍教师不稳定等问题,了解到五国对汉语教师的具体需求,并针对已知需求提出了提升汉语教师地位、提高师资水平以及完善外籍教师内循环机制等具体建议。

关键词:东南亚五国;汉语教育;师资建设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践,汉语言文化的国际传播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东南亚作为与中国毗邻的重要板块,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率先兴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传播在东南亚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针对东南亚的汉语传播研究,前人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单个国家发展到多个国家,越来越关注东南亚整体区域的比较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政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汉语传播发展途径的研究、“三教”问题分析以及新时期汉语传播的机遇与挑战等。前人针对汉语国际教育在东南亚传播的研究视角多样化、立意丰富,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东南亚五国师资需求问题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同时,前人的研究过多关注汉语传播的宏观层面,如政策影响、汉语教育发展史等,而忽略了对影响汉语传播质量的关键因素——师资需求的研究,针对东南亚汉语教师的相关研究较为稀少,通常在谈及“三教”问题时提到汉语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现状,本文拟对汉语教育在东南亚陆上五国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梳理,分析汉语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探讨各国对汉语师资的切实需求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国际汉语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一、东南亚陆上五国汉语教育发展现状

东南亚陆上五国是指国土位于中南半岛上的泰国、缅甸、越南、老挝以及柬埔寨,上述五国同属于东盟成员国,也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圈成员国,更是“一带一路”沿线极具重要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意义的国家。汉语教育在五国的发展既有国家之间的差异,也有作为整体区域的总体特征,具体表现如下文所示。

(一) 陆上五国各国的汉语教育现状

1. 泰国——政府背书 发展迅速

21 世纪以来,泰国的汉语传播在十余年时间里获得迅速发展,这得益于泰国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泰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初将汉语纳入了中小学教学大纲,于 2005 年推出了《促进泰国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计划,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汉语教育的政策。泰国皇室率先垂范,在

诗琳通公主的支持和带动下,近 2000 所泰国学校开设中文课程,100 多万泰国民众学习中文;截至 2019 年底,语合中心累计向泰国派出中文教师、志愿者 2 万多人次,支持 4 千多名青年学生来华学习^[1]。截止 2021 年,泰国已经建立起了 16 家孔子学院^[2]。如今,泰国的汉语教育已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非正规教育等各个层次,随着中泰两国交流合作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可以预测泰国汉语学习人数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

2. 越南——基础坚实 复兴较晚

越南汉语教育的发展同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也经历了兴起、快速发展、衰落和重生的历史过程。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汉语在越南的基础教育中被认定为选修课,“从 2017 年起,将汉语、俄语和日语增列为初级教育的第一外语,三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可以从中任选一门”^[3]。高校的汉语教育在革新开放后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胡志明市师范大学最早始于 1989 年开设中文专业,并于 1995 年与广西师范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到 2015 年,越南高校设立了 54 个汉语专业点,包括博士点 1 个,硕士点 3 个,本科点 37 个,共招生 3389 人”^[4]。此外,还有华文培训中心、华文学校(越汉双语学校)以及孔子学院等办学形式。越南于 2014 年才正式成立第一家孔子学院——河内大学孔子学院,也是目前为止越南唯一一家孔子学院。

3. 老挝——发展缓慢 亮点华校

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家,经济、教育发展也相对落后。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老挝汉语教育整体较为缓慢,但是其华校发展让人耳目一新,如老挝最典型的华校——寮都公学是一所健全幼、小、初、高教育一体的汉、老、英三语教学的华校,是老挝最具影响力的学校之一。老挝华校教学质量的优越得益于其别具特色的管理模式。首先,老挝华校同时使用中国和本国两套中小学教材,真正落实了双语教学;其次,老挝华校为学生提供了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在生源上得到了保证;再次,华人社团的管理保证了华校的办学质量;最后,语言环境的营造助力汉语学习,

不同籍贯的华裔之间统一使用普通话。除民办华校外,老挝高等院校的汉语教育也在缓慢发展中,多所高校与我国高校展开合作,开设了中文系和汉语选修课程,共同培养老挝本土汉语教师。如 2011 年苏州大学在老挝开设了境外校区,实现了中外教育领域合作的重要创新;中老双方定期进行教师经验交流培训项目等。目前为止,老挝的两家孔子学院分别是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和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

4. 柬埔寨——华校孔院为主 资金紧缺

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基础教育普及率较低。目前柬埔寨的汉语教育处于缓慢发展时期,游离在政府的教育体系外,未获得任何官方资金支持。当下柬埔寨的汉语教育以华校、孔子学院、孔子课堂等形式为主。柬埔寨第一所正规华校是 1914 年建立的端华学校,目前由负责全柬埔寨华校建设与管理的“柬华理事总会”进行管理。2009 年,目前柬埔寨唯一一所孔子学院诞生于柬埔寨王家学院。随着中柬在各个领域合作的日益加深,柬埔寨各个阶层对汉语的学习需求水涨船高,民间逐渐兴起了短期的汉语培训中心。由于柬埔寨华校的资金来源只有华人组织和个人捐赠以及少量的学生学费,导致华校办学资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进而在多个方面影响到了华校的汉语教育,如教学设施简陋、师资数量不够教学质量不高、教材匮乏单一等。

5. 缅甸——政府默许 南北两重天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是东南亚面积最大的国家。目前缅甸政府还未废除禁止华文教育的条令,其汉语教育在缅甸政府的默许和各方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缅甸的汉语教育发展呈现独特的区域特色:缅北地区受政策约束较小,汉语教育得以以宗教名义开展,缅北汉语教育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下缅甸地区的汉语教育则直到 90 年代才以第二外语的形式逐渐复苏起来,主要以民间的孔子学堂和补习学校等形式为主,仰光外国语大学也设立了中文系。下缅甸地区汉语教学虽然发展迅速,但是整体规模较小,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目前,缅甸华校共有 161 所,其中位于缅北的就有 138 所^[5],几乎可以代表整个缅甸的汉语教学。

(二) 陆上五国汉语教育现状总体特征

整体看来,新时代东南亚五国的汉语教育进入了多元化的发展时期,既有作为华裔后代学习传统文化的华语教育,也有作为外语选择的汉语教育,二语学校、三语学校数量渐多,总体上呈现出多语种发展的态势。

首先,五国的汉语教育涵盖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及职业教育等教育层次。东南亚各国学习者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其中华校是汉语传播的主要力量。缅甸政府自 2011 年颁布法令允许开办私立中小学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有 100 多所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学生 7 万多人,教师 2000 人左右;老挝更是有“双语并重”的一站式华校办学模式。

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方面,越南开设中文相关专业的高校达数十所;老挝国防大学、万象警察高等专科学校也开设有汉语专业研修班。

其次,东南亚五国汉语教学机构的种类较为开放,从教学日制上看,有全日制和半日制之分,泰国、老挝、缅甸的华校实行全日制,越南和柬埔寨华校采取的是半日制;从教学性质上看都可以分为母语教学和外语教学,越、缅、柬等国的华校坚持探索母语教学的发展路径,泰国则将汉语列入了中小学的教学大纲;若按照办学形式进行分类,则有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和培训机构之分。

最后,将汉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数量迅速增加,各国学习汉语的主体早已不再局限于华裔子弟。如华文教育较为集中的缅北地区,不少缅族人将子女送到华文学校或华文佛经学校学习。根据刘晶晶(2020)调查得出的数据,柬埔寨金边华校中非华裔学生人数达 20%,其他省份柬族学生占比高达 50%。

由此可见,泰国的汉语教育是东南亚五国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汉语教育发展呈现出欣欣向荣、方兴未艾的景象,可以说是东南亚五国中汉语教育在传播途径、发展规模方面最具典型的国家;同时缅甸、柬埔寨等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其汉语教育发展较为缓慢,但是随着与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日益紧密,这些国家汉语教育的发展正在加快步伐,大有迎头赶上泰国的势头。

二、东南亚五国汉语师资状况

上文提到,东南亚五国国民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各个国家对中高端汉语人才需求迫切,高质量汉语教师缺乏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师资问题是发展汉语教育面临的首要问题,把控汉语教师的数量与质量是保证汉语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制约汉语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 师资来源

陆上五国的汉语教师来源可以分为本土型教师与输入型教师,具体如下所示:

1. 本土型教师占据五国汉语教师的绝大多数,汉语教师本土化是大趋势。针对逐渐兴起的“汉语热”现象与汉语教师短缺之间的矛盾,五国都开始注重培养专业化教师人才,积极建设本土化教师队伍,汉语教师逐渐呈现出年轻化、本土化的趋势。大部分学生在取得汉语本科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后从事汉语教师行业,这对本土教师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2. 输入型教师是重要补充。输入型教师包括中方公派教师、汉语教师志愿者、校际互派教师以及外聘外籍教师,其中国家汉办甄选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是输入型教师的主力。

(二) 总体现状

尽管各国都开始重视对汉语教师的培养,加大了汉语教师队伍的建设,我国每年增派东南亚的汉语教师志愿者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但随着东南亚各国对汉语教育广泛普及与

深入发展,汉语教师的需求缺口被进一步拉大。纵观东南亚五国的师资情况,总体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整体师资不足,教师工作强度大,条件较为艰苦。以老挝国立大学为例,该校孔子学院教师每周承担 18—22 课时的繁重教学任务,每班人数都在 40 人左右,教师除了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组织各类文化活动、汉语比赛等工作,工作压力较大^[6]。此外,由于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高水平、资历深的汉语教师更愿意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任教,导致汉语教师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均匀。部分偏远学校为了吸引到中文教师,降低了教师的录用标准,所聘请的教师专业技能生疏、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教学质量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其次,师资水平缺乏监管,其整体质量令人堪忧。外派的汉语教师与志愿者虽然学历和汉语水平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其数量非常有限,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汉语教师匮乏的问题,要真正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依靠本土教师。然而就东南亚五国本土教师来说,普遍存在学历偏低、教学管理理念落后、断层严重等现象,基础教育教师学历普遍偏低,拥有大专以上文凭或师范专业学历的数量有限。以越南为例,一些华校教师仅高中毕业,并未接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高学历教师主要集中在高校内,资深教师年纪普遍偏大。此外,老挝、缅甸教师学历偏低的现象也较为严重:截至 2017 年年底,老挝 9 所华文学校的 375 位本土教师中仍有 142 位仅为初中或高中学历,甚至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与曼德勒外国语大学的多数教师也只有中文大专学历。

最后,海外汉语教师存在流动性大、文化不适应等问题。外籍汉语教师以汉办外派的教师志愿者为主,教师年轻化的同时也存在教学经验缺乏的问题,陈艳艺(2013)针对泰国汉语教师资源进行调研发现,中国籍汉语教师工作经验少于一年的多达 28.9%。同时,外籍汉语教师还存在流动性强的现象,志愿者教师任期满后面临回国重找工作的困境,这是汉语教师志愿者任期制度的不稳定性所致;此外,外籍教师更易于出现对当地国情文化不适应的情况,外籍教师对一国文化特色的适应往往需要语段较长的时间,甚至出现有些教师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当地文化习俗关系从而影响教学工作的现象。

三、五国汉语教师的发展策略

通过对东南亚五国汉语教育发展的回顾,其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针对五国的汉语教师发展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首先,提高教师社会地位,保障教师福利待遇。汉语教师总量少的问题与东南亚五国汉语教师社会地位不高、薪资待遇差密不可分。东南亚汉语教师师资配置主要由本地华裔构成,然而相比于高回报贸易事业来说,薪资待遇较差的汉语教师不是华裔后代职业规划中的首选职业。此外,由于东南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低,且除了泰国以外,

汉语教育在当地较少能获得政府资金的支持,这是造成汉语教师薪资待遇偏低现象的重要原因;尤为重要的是,除泰国外其他四国的汉语教育还未纳入主流教育系统,造成教师职业成就感较低,无法吸引优秀人才。因此,要解决汉语教师缺口问题,可以从提升教师的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入手,即争取将汉语教育纳入主流教育体系,使其获得法定地位,享受政府的政策利好与资金资助,保障教师各类福利。

其次,重视教师培训,提高师资质量。各国本土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学历偏低问题是由各国的教育发展状况、师资培训与规范管理决定的。教师学历偏低问题与一个国家基础教育的普及状况密切相关,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需要国家层面从顶层设计出发,制定相关的教师招聘标准,提高汉语教师的“准入门槛”,杜绝低水平、低学历教师的混入;同时,针对已经在职的教师可以对其进行高水平的在职培训以及成人继续教育,以提高在职教师的专业授课水平和学历水平;最重要的,需着力培养本土教师接班人,为建设各国汉语教师队伍储备新力量。首先这项工作可以从“老带新”的角度入手,通过汉语教师队伍“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建立区域间或国家间的培训合作;除此之外,中外联合办学也是解决师资质量问题的一个突破点,通过设立奖学金鼓励学生出国交流,可建立本科联合培养、教师培训及互访、专业共建、学生短期海外游学等项目的合作,即使在“后疫情”时代,也可以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完成培训或教学目标,培养具有扎实专业技能和较强汉语交流水平的新生代教师。

最后,完善教师志愿者选拔管理规范,建立有效的内循环机制。关于外派教师与志愿者队伍不稳定、不适应所在国环境等问题,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相关机制的不完善。从时间流程来看,选派外派教师与志愿者涉及到国内选拔、岗前培训、海外管理、归国安置等四个环节,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规定与要求,任意环节出现纰漏都会对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产生影响。从选拔环节来看,容易出现过分注重候选教师的才艺表现而忽略了其汉语教学水平、教学管理理念等关键因素的现象;岗前培训则经常忽视对目标国家的“国别化”认知培训;海外管理则会出现领队与教师缺少沟通交流,无法及时解决教师存在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归国安置环节,目前国家外派志愿者项目暂时缺少一套激励优秀志愿者赴外教学的有效机制,导致优秀志愿者资源无法循环利用,造成一定的人才流失。笔者认为,外派教师与志愿者要满足长期、稳定、高质量的要求,其根本是要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改善甚至完善上述四个环节的管理机制,以此建设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外派教师队伍。

四、小结

东南亚五国的汉语教育在各方面都表现出既有共同特征也有其各自的特点。在发展路径方面五国都经历了起源—发展—打压—复苏的阶段,但其复苏的步伐各有快慢;在

师资结构方面,都有外部输入与本土培养之分,但二者比例每个国家各不同;在师资需求方面都存在师资数量缺口大、教学质量监管不到位的问题,但各国相关问题的紧急程度不一。本文通过对东南亚五国上述几方面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实践性较强的改善措施,但师资问题是汉语国际教育的根本问题,它的解决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 赵惠霞与鲁芳. 泰国的汉语教育政策变迁与汉语教育的发展.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0(01): 第 67-73 页.

[2] 曾小燕. 吴应辉与蔡世宇, 东南亚国家汉语传播途径类型研究. 中国大学教学, 2020(01): 第 84-88 页.

[3] 曹云华. 全球化、区域化与本土化视野下的东南亚华文教育. 八桂侨刊, 2020(01): 第 3-14+36 页.

[4] 景楚潇. “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传播的机遇与挑战. 汉字文化, 2020(02): 第 76-77 页.

[5] 孔子学院泰国代表处官网数据: <http://www.hanbanthai.org/>

[6] 胡得国英. 汉语在越南传播状况分析[J]. 国际传播, 2018(05): 76-84.